

村

情

郑花荣

母亲说七岁八岁是狗都嫌的年龄，母亲说这句话的那一年，我恰好正是狗都嫌的年龄。

那一天，我趁母亲午休，到菜园子摘了她留做种子的黄瓜，正吃着，忽然听见邻居的围墙根有奔跑的脚步声，好像是一个人跑一个人在后面撵，然后是喘息和呼救声。

我偷偷跑到邻居屋后的厕所旁，向着发出声音的地方望去，只见邻居风霞婶头，发蓬乱地躺在地上，她的男人大明叔骑在她身上用一根牛绳套在她的脖颈上。风霞婶脸色惨白，大声喊救命。我一伸头，刚好被风霞婶看见，她大声地叫我的小名，“柱子快去喊你妈！”

后来我问母亲，大明叔为啥要用绳子勒风霞婶，母亲摇摇头，叹口气：“大人的事，你一个娃儿问啥问？”

记得那天在河坝埂放鹅，鹅吃饱了都拍拍翅膀扑下河去洗澡，我一个人坐在坡坎上看着在水里嬉戏。有几只公鸡追着一只黑花头的母鹅，眼看快追上了，这时花头母鹅一个猛子扎到很远的地方。我正用小石子往后面的大公鸡身上扔，忽见村里的徐有亮朝我走来。徐有亮又高又帅，衣着十分得体，一点也不像庄稼人，乍一看像个脱产干部。他对我说：“柱子，想不想吃糖？”我白了他一眼，心想，没有小孩子不喜欢吃糖的，我想吃糖你也没有，大人就是喜欢这样逗弄小孩。看我不吭声，徐有亮晃的从口袋里掏出几颗糖。我看见他手里的糖，偷偷地咽了几次口水。徐有亮一只手攥着糖，一只手从另一个口袋掏出一个纸条递给我：“柱子，把这张纸条给你风霞婶，这些糖全给你，但你要记住，

千万不要告诉你爹娘和大明叔，知道吧？”

少不经事的我，禁不住那颗糖的诱惑，真的给风霞婶和徐有亮当了一次联络员。也正是那张纸条差点送了徐有亮的命。

原来风霞婶是挨亲才嫁给大明叔的。大明叔的妹妹嫁给风霞婶的糍子哥哥，风霞婶被父母许配给大明叔做妻子。风霞婶真正的恋人是徐有亮。风霞婶中等个儿，皮肤白的太阳怎么晒也晒不黑。大明叔和徐有亮又住在同一个村庄。风霞婶出嫁后，按说徐有亮也该死了心。也有不少媒人踏破他家的门坎给他提亲，他横竖就是看不上。那天大明叔用绳子勒风霞婶就是因为看见她和徐有亮站在河边说话。风霞婶回来又红着双眼，很明显有哭过的痕迹。大明叔醋意大发，三两句两人就争吵起来，接着就动起了手。

徐有亮让我捎给风霞婶的纸条，是约风霞婶去长途汽车站，他们准备私奔。惭愧的是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看不懂纸条的内容。听母亲说那天大明叔家男女二十多个人去长途汽车站拦截徐有亮和风霞婶。还差五分钟就到了发车时间，大明叔家的女眷连拖带拽把风霞婶扯下车，男人们当场就给徐有亮一顿暴打。之后，几个人将风霞婶用绳子捆住，男人们轮流着把她扛回大明叔家。

风霞婶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一连好多天，不吃不喝，只是无声地流着泪。母亲也去大明叔家几次。有一次，母亲握着风霞婶的手说：“女人啊，养命，种到谁家谁家好，其实，过日子只要把心安下来，在哪家都一样。”母亲的活果真起了作用，她走后风霞婶就起来喝点粥了。

散文

我的学飞时光

韦牧牛

与飞行的结缘，是潜移默化的。我出生那天，我爸正在皖西大地某军用机场应其同学的邀请，参观某航空团的轰5型轰炸机。由于我的提前降生，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当我的爸爸匆匆赶回几十公里外梅山镇的家时，我小姑对我爸嚷嚷：“你都得儿子了，你还跑去看飞机！还不快去医院看看！”于是他便急急忙忙跑去了医院。或许正是因此，从小到大大我都莫名地对飞机有好感和兴趣，每每天上有飞机飞过，我都会跑去满天找寻，幻想有朝一日我也能驾机升空，看云卷云舒和那一片迷人的深蓝。

多年后我进入了一所普通大学，学了一个跟飞行毫不相干的专业，但是对飞行的兴趣丝毫未减。就是因为热爱，所以玩模拟飞行、自学飞行理论、体育锻炼也一直没有间断过，潜意识里我觉得或许以后有机会能飞飞机真机呢，要保持好状态嘛。果不其然，一个偶然机会，碰到了学校的大改驾招飞(大学生改装飞行驾驶)进入了东北某航校，有了人生的第一次飞行，也正式开启了我与蓝天之间的亲密接触。

我第一次接触的机型，是一款我国自行研制的CJ36型教练机。这是一款高性能教练机，号称“海空军飞行员的初恋”，前舱为学员，后舱为教员。想玩转这玩意儿，首先需要通过各种体能考试并通过检验；其次就是熟记仪表以及各个电门的位置，做到闭眼可触；最后就是扎实的理论基础、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并克服对汽油的敏感。我们有很多小伙伴因不适应汽油味而导致了停飞。

那么如何让这个大伙伙飞起来呢？穿好伞包进入座舱调整好座椅位置和高度并系好安全带，接好飞行帽和喉头送话器，同时和地勤确认了安全之后，便可准备开车(启动发动机)。座舱的侧面，有一个手动注油泵，启动发动机前，需手动摇2—3次给发动机注入启动燃油并锁好。紧接着对着座舱外大喊“离开螺旋桨！”用以通知地勤人员离开，避免被螺旋桨打伤；听到地面回复“离开了”之后，将脚蹬蹬平，右手握驾驶杆推到中立位并捏住杆上的刹车，左右把油门杆向前推大约1厘米。然后从左往右打开前方几个电门和磁电机，最后按下启动电门，轰隆一声，随着发动机的启动，一股浓烈的航空燃油味扑面而来。观察油温 and 转速稳定后，最后打开其他几个电门，便可以关上座舱盖了。开车完毕一切就绪后，请示并得到塔台“可以滑出”的指令后，轻推油门松开刹车，沿着滑行道滑上跑道并推油门增速。当飞机滑跑速度到达70—80公里每小时，目视前方向后轻拉驾驶杆，让飞机抬前轮并带住杆保持。速度持续增加，后轮离地，飞机慢慢地飘飞了起来，座舱内的我第一次飞上了蓝天！

然而，飞行之路是严格而又并不平坦的，遭遇停飞的概率在70%上下，我也并不幸运地因为多方面因素被停飞了，自此告别蓝天。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南方，平庸而忙碌地从事着一份品牌管理工作。或许再也不会和飞行有过多的交集，唯一的接触也就是无数次的出差时乘坐的航班了。每每降落的时候，眼前都会不自然地重现所学过的操作程序：“五边对正进近、放襟翼翼落架、收油拉飘、接地……”那份热爱一直存在。

我以前所在的城市深圳，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随着社会的发展，通用航空在这个城市逐步向社会开放，加之低空

慢慢的风霞婶又开始下地干活，伺弄菜园了。一年后，她和大明叔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娃。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

徐有亮被大明叔家人暴打后落下了跛脚的后遗症。徐家父母要告大明叔家被徐有亮阻止了。徐有亮说只要风霞以后过得好，这跛子他认了。之后，徐有亮就一个人去了异乡。

风霞婶六十二岁那年突发脑溢血，没有抢救过去去世了。儿女们都拖家带口在外面打工，头七一过都走了，剩下大明叔孤孤单单一个人。

徐有亮是在风霞婶去世后第二年回来的。村里人都以为徐有亮这些年一定在外成家立业，热热闹闹一家人了。没想到的是，这么多年了他还是一个人。父母不在了，唯一的一个老姐姐也七十多岁，徐有亮没儿女属于五保老人，村里决定给他盖房。以前的老房子都被推土机推倒改成田，村里的农户都搬迁到乡村公路两边。恰巧大明叔的房子前面有一块空地，村里就决定在那块空地上给徐有亮盖房。

徐有亮和大明叔两家的房子挨着，大明叔心里有说不出的别扭，但是公家盖的，他又不能说啥。徐有亮搬进新屋那天，村里不少人都过去凑热闹，我也跟着去了。屋子粉刷得雪白明亮，又添置了床和几样简单的家居。徐有亮头发已花白，走路一跛一拐的，但衣着仍很干净整洁，他十分热情地拿出香烟和糖果招待来他新屋的邻里乡亲。

徐有亮的眼光落在我身上一会儿，又立即转到别的说话人身上。他大约认不出我是。等人们陆陆续续离开后，我问徐有亮：“徐叔，还认识我吗？”徐有亮盯着我



诗与画

流冰/摄影
鲁昌贤/配诗

比起未来可期，更让人喜欢的是如约而至，比如这个春天，来得刚刚好。

江苏大学有位文学院副教授在一次讲课中，对学生说：“我会给你们两次逃课的机会，一定会有什么事比上课更重要，比如楼外的兼职，或者傍晚的月亮。”后来，果真有一位学生去找他请假，理由是“鸡鸣寺的樱花开了”，教授秒回：“来办公室扯假条。”

我倒没好意思这般理直气壮地给孩子兴趣班老师发类似的请假信息，但为了去看一眼那早春的玉兰花，还是带着孩子周末旷了课，约上三两好友一起去金寨县铁冲乡的望春谷，去收集春天的快乐，共赴一场春天的花事。

三月，天暖、日长，人间正是好时光，这个春日里，一定要出去走走，看山、看水、看花。去往山谷的路上，人来人往，那么多的人，也像花儿一样，都在往春天里奔赴着，去漫步春天，去拥抱春光。

我们踏春而来，草木萌发，春山可望，一切都是喜欢的模样。未进谷，沿路便有星星点点开满枝头的花蕾，清新扑面，伴着花香，向春而行，转过几个弯，那满山谷的玉兰花瓣便忽地呈现

看了好一会儿，突然说：“你是柱子？”我点了点头，接下来我们俩都陷在尴尬的沉默中。

冬季，村里的老人喜欢聚在一起晒太阳唠嗑。有徐有亮在，大明叔就会一个人闷在屋里不出来。大明叔正和其他人说着话，拿眼一瞅徐有亮过来了，就会转身离去。徐有亮有几次想和大明叔打招呼，但是他却阴沉着脸不给徐有亮机会。

村里有人背后嘀咕说，风霞都走了好几年了，这两人之间的疙瘩还是解不开，看来世间最难解的还是爱恨情仇啊！

徐有亮一个人坐在屋外的墙根下抽烟晒太阳时，喜欢盯着大明叔家的烟囱看。只要烟囱升起袅袅的炊烟，他恍惚间就觉得是风霞还活着，还在灶上灶下地忙活。有时，看见大明拿着盆或者拎着篮从屋里出来，他才知道是幻觉，急忙扭头向别处望去。

有一天，早上和中午，大明叔家的烟囱都没有冒烟，徐有亮心里有些失落。他脚步轻轻地从大明叔家的门前过了一趟，看见门没有锁是从屋里插着的。都快天黑了，一天烟囱都没冒烟是咋回事啊？徐有亮从庄子里喊来其他人，先拍了拍门没有回声，然后找来两个力气壮的人破门而入，进屋后看见大明叔正躺在床上气若游丝。原来大明叔生病整整在床上躺了一天也没人知道。徐有亮和邻居们急忙打救护车将他送去医院。就因徐有亮喜欢瞅大明叔家的烟囱才救了大明叔一命！

大明叔出院后，邻居们都来他家探望，他给来的人发烟。徐有亮在他家屋后站着，见大明叔散烟准备起身返回家去，忽然听见大明叔冲着他的方向说：“徐有亮，别急着走，抽一根香烟再回。”

这几年，村里的人越来越少，青壮年都去了城镇，有的拖家带口还在外面安家落户，故乡成了一个大空巢。

阳光好的冬日，村里经常看见大明叔和徐有亮坐在屋檐下晒太阳唠嗑，或者一个骑着电瓶车一个坐在车斗子里去赶集。

岁月沉淀了过往，走着走着就成了抱团取暖的亲人。

家乡的春天，是从氤氲而来的茶香开始的！

经历一冬的肃杀，草木萌动，万物复苏。春分前后，“得天时为急”，乡家的茶农，翘望满山遍野的茶园，似乎闻到了沁人心脾的缕缕清香，他们放下手头的一切，盘算着当年的采茶制茶，明代唐寅诗言：“买得青山只种茶，峰前峰后摘春芽”。他们分工明晰，或躬身于茶岭，或容身于焙房，“不逆物性”，把新鲜茶草揽于囊中。此时，凡置身于境域，所到之处，茶香四溢，扑鼻留香。明朝万历年间，霍山县令王毗晔，在其治下，闻此状况，欣然赋《黄芽焙茗诗》诗曰：“露蕊纤纤吐吐着，即防叶老采须忙。家家篝火山窗下，每到春来一县香。”好山好水出好茶。

我的家乡安徽省霍山县，地处大别山区，最高峰白马尖，坐落其境，山峦叠翠，连绵纵横，76%的森林覆盖率，涵养了富足水源，峰林溪流，在峡谷、在丘岗，相互交汇，孕育了如梦如幻、如歌如泣的云雾，终年缭绕，随花草的幽香，弥漫于茶树间，与之亲密相拥，浪漫而自然的生长。霍山地处北纬31°最宜茶区，且茶园大多分布在海拔400—600米的山腰、岗坡，植被厚实，葳蕤茂盛，生物多样性丰富，自然的风化和草木的腐殖，土壤砾质化，通透性强，利于茶树根系生长发育，“木秀云从，如聚如立”。海拔的高度、种类浩繁的植物，决定了病虫害主繁多，茶季病虫微乎其微，茶农无需使用农药，而世代施用农家粪便为主的有机肥，肥沃土壤，提高茶园肥力，是出于对茶树的厚爱 and 回馈，使之持续产出“韵致清远，滋味甘香，足称仙品”的好茶。

古往今来，无数名茶、名著对家乡茶，推崇备至，卷帙浩繁。司马迁在《史记》中记有：“寿春之山，有黄芽焉，可煮而饮，久服得仙，即茶称瑞草魁，霍茶又为茗茗魁矣”。“茶圣”陆羽在其著作《茶经》记载：茶之“生盛唐县霍山者”。明代许次纾所著《茶疏》，历来被业内学者公认为古代茶叶制作和品饮巅峰之作，其曰：“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大江以北，则称六安，然六安乃其郡名，其实产霍山县之大蜀山也。茶生最多，名亦振。”

古人的赞誉不是没有理由的，最具代表性的家乡茶——“霍山黄芽”，自唐以来，即为贡茶，与黄山、黄梅戏，并称“安徽三黄”。如今看黄梅、登黄山、品黄芽，已成为真正到过安徽的打卡标志。“霍山黄芽”已列入国家地理保护产品，入选首批《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保护的中国100个地理标志产品名录。

自然的神功和青睞，茶农的习惯和坚守，使乡家的茶叶，擅草木之秀气，钟山川之临禀。为茶而生的采茶女，对茶叶饱含深情和期待，采茶季节，如果亲历漫山遍野的茶园，观摩采茶过程，你会看到，她们的纤纤玉手，在茶树的舞台上，遵循着“以甲则速断不揉，以指则多湿易损”，舞蹈出精湛的采茶艺术，令你眼花缭乱，爽心悦目。她们与生俱来的眼力，聪慧敏捷的睿智，指挥着一双双巧手，运指如飞，在上下左右的穿梭中，纤细的指甲，准确地，将青翠欲滴的一芽一叶、一芽二叶初展，纷纷提采，落入茶篓，而开口芽、紫色芽、虫害芽、霜冻芽，绝不会鱼龙混杂其中，如果端详细审，茶篓中的针针嫩叶，大小划一，色泽均匀，沾着露滴，鲜叶汁液无声地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悄无声息的茶草气息，让身心不由自主舒展开来，惬意畅快。

一片树叶，华丽转身为茶，必经高手焙制，以达色香味殆绝。茶人说，茶叶是时辰草，过时即草。即时烘焙制作是关键。焙茶师傅，与茶结缘，与茶共生，他们深怀对茶叶的深爱和理解，制成的茶，呈一枪一旗，挺直微展，均匀划一，润绿披毫，内质丰富，清香持久。炒茶的悟性有所高低，经验有所上下，但手工工艺制“霍山黄芽”，他们一定会遵循世代流传下来的独特工艺，从容致力，经过鲜叶处理、杀青、作行、摊凉、初烘、闷黄、复烘、摊放、拣剔、复火、成品装箱，十一道手法，循章而行，缺一不可。唐朝刘禹锡《试茶歌》中说：“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霍山黄芽”传统制作标准和工艺，分别被纳入国家标准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茶季，茶坊里外，街市村庄，无处不充盈着袭人的清气之香。客人前来问茶，焙茶师傅会用掌纹里，浸满茶叶汁液的双手，捧一捧，刚刚出锅品相、内质俱佳的新茶，凑到客人的鼻前，一枚枚形似雀舌，醇厚茶香，得到赞许和肯定，他们的皱纹也会随之舒展，成就感无以言表，而茶香也伴随笑容，飘溢万里。

一县茶香，迎接故人和新朋友。与茶有约，以茶会友，他们从四面八方，朝圣般纷至涌来，寻茶、请茶、品茶。在古代，经过茶马古道，家乡茶走出国门，而今，通过“一带一路”，家乡的茶香，飘向了更远的远方！

诗词

蝶恋花 叶集桃花节

袁孝友

喜看平岗桃似海。灼灼其华，大地铺红彩。笑语欢声歌舞载，桃红梨白人人爱。锣鼓喧天飘彩带。佳节升平，喜庆云天外。叶集城乡兴旺快，扬鞭策马新时代。

画卷平岗吟

袁孝友

春风送我到平岗，小麦青青油菜黄。梨白桃红几多彩，乡村画卷上楼房。

了温暖的氣息。

春的渡口，静静守望，我与这春天对视，凝眸处，漫山粉黛的山谷里流淌着春烟如薄纱，还有那迎面而来淡淡的花香，芬芳了岁月，染香了流年。此时，夕阳已西下，我们揣满一口袋的欢喜，伴着炊烟袅袅的黄昏，踏花而归。

时光向暖，岁月嫣然，不管多薄凉的世界，终究抵不过醉人的春风。人生路上，总会有一朵花儿为你而开，总会有一个春天为你而来，在这个含香的季节里，抬头所见皆是春天，目光所至皆为欢喜。

时光细碎，日子重叠，漫步每一个有温度的日常，平凡的生活也能沉淀出岁月的馨香。走在人生的路上，掬一捧春意在手，一半春色以染心，一半诗意以从容，总有人间一两风，能填我十万八千梦。心中有暖阳，何惧人生微凉，看一朵花开，守一方自在，看晴天和日就淡淡闲云，若风雨敲窗犹且听风吟，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